

南斯拉夫的內憂

畢英賢

前南斯拉夫共黨領導人物之一，後來因反共產主義官僚等罪行入獄的、「新階級」作者吉拉斯曾說，作為一種革命運動，共產主義是强有力的，但是在平時情況下却是脆弱的（註一）。至少在南斯拉夫可證明此言不爽。

南共雖然迫於形勢走向「修正主義」之途，但是一再修正能否消除共產黨統治下的南斯拉夫內部矛盾，是令人懷疑的。目前，政治爭執、民族歧見、經濟不平衡，加上蘇俄的潛在威脅似乎使南斯拉夫的統一發生問題。南共首領狄托，正為其死後的南斯拉夫統一盡力作出各種安排，使南國不致因一人的死亡而隨之破裂。縱觀南斯拉夫內外情勢，這一危機確實存在着。

※ ※ ※

除了蘇俄外，南斯拉夫是東歐最多種族的國家。有些西方人，用下面一句話描繪南斯拉夫內部複雜的背景說：一個政黨、兩種字母、三個宗教、四種語言、五個民族、六個共和國、七個鄰國。

南斯拉夫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國家，現存的六個加盟共和國和兩個自治區大致按民族組成，但是沒有一個共和國是單一民族組成的，其民族成份如附表。

一九一九年南斯拉夫之獲得獨立，大部份是由塞爾維亞人努力所致。如附表所示，塞爾維亞人佔南斯拉夫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一·八，是南國的多數民族。其次是克羅地人。克羅地人曾有好幾個世紀在奧匈帝國統治之下，信仰天主教，染有西方文化色彩，所以同塞爾維亞人截然不同。此外，尚有北阿爾卑斯山地區的斯洛文尼亞人，極南地區的馬其頓人；門的內哥羅人是塞爾維亞人的旁支。在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共和國內，則係塞爾維爾人、克羅地人及土耳其人雜處。

瞭解這些民族的背景是瞭解現代南斯拉夫的必備條件之一。目前，南斯拉夫內部所發生的地區性爭執，可以從兩方面去瞭解，一是民族性的，一是政治性的。民族的不和起自長久以來的偏見，諸如門的內哥羅人懶惰、塞爾

維亞人自大、斯洛文尼亞人欺詐等。另外，民族之間的誤解也是原因。一般而言，塞爾維亞人與其他民族相對立、相矛盾。

附表 南斯拉夫民族成份

民族	人數	百分比	註記
塞爾維亞人	八、五二七、二〇〇	四一·八	
克羅地人	四、六九二、〇〇〇	二三·〇	
斯洛文尼亞人	一、八七六、八〇〇	九·二	
馬其頓人	一、一四二、四〇〇	五·六	
門的內哥羅人	五五〇、八〇〇	二·七	
伊斯蘭人	一、〇六〇、八〇〇	五·二	
南斯拉夫人	三六七、二〇〇	一·八	
希普達斯人	九九九、六〇〇	四·九	該兩種人自謂有別於其他各民族
匈牙利人	五五〇、八〇〇	二·七	
土耳其人	二〇四、四〇〇	一·〇	
斯拉夫人	一〇二、〇〇〇	〇·五	
羅馬尼亞人	六一、二〇〇	〇·三	
保加利亞人	六一、二〇〇	〇·三	
義大利人	二〇、四〇〇	〇·一	
捷克人	二〇、四〇〇	〇·一	
其他未加辨別者	一六三、二〇〇	〇·八	
總計	二〇、四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	

資料來源：R. F. Stear 著「東歐共產政權」，胡佛研究所出版，一九七

一，史坦福，第一八二頁。

關於政治性的爭執，那就牽涉到權力問題了：權力應當集中在聯邦政府

或在各共和國？現在聯邦政府所在地布爾格萊特，也是塞爾維亞共和國的首都。在聯邦政府中，雖然高層職位通常按民族分配，但是政府職員在傳統上大部份由塞爾維亞人充當。這一事實，使政治爭執更加複雜了。

大戰後最初幾年中，新成立的共產政權是以中央集權主義的方式對待地域性的爭執，經濟與政治控制權完全集中在布爾格萊特。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與俄共共決裂之後，爲了政治與經濟的便利，中央集權逐漸放鬆，時至今日共和國政府黨政組織居然向中央政府分庭抗禮。

在六個共和國中，克羅地的民族與政治問題最爲強烈，而且這兩個問題相互激動。克羅地始終認爲自己已被南斯拉夫其他較貧窮與落後地區剝削，因此感到憤憤不平。克羅地人憤憤不平的梗概是這樣的：在經濟發展上，克羅地與另一經濟相當發達的共和國——斯洛文尼亞，因南方諸邦大幅經濟發展計劃而受到阻礙。聯邦政府從北部地區抽取資金發展南方。而這兩個北方共和國的人口祇佔全南斯拉夫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弱，但是在南斯拉夫的工業生產總額中負擔將近百分之七十，在對外貿易上也佔了相似的比例。

一九六九年二月南斯拉夫共產黨人聯盟召開中央全會，通過「關於實行民族平等政策的實際問題」指令，其中提到，民族主義者的活動已觸及了南斯拉夫的安全、社會體系以及領土完整諸問題。自然，在布爾格萊特有一些集權主義者認爲，克羅地地域民族主義已演變到必須施行中央紀律的地步。一九六九年底，克羅地共產黨人聯盟中央全會對這一見解予以尖銳的批駁，並說：克羅地有權處理自己的內政。一九七〇年，克羅地高級領導人主張銀行系統也實行地方分權，使各共和國能夠控制自己所創造的主要資源。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廿四日克羅地首都查克瑞布大學發佈一個關於修改克羅地憲法的聲明，要求在修改憲法時應包括這個原則：克羅地人民有權組織自己的民族的主權政府，此權不應受任何限制。

與民族自決問題相平行的問題就是語言問題。事實上，塞爾維亞語與克羅地語的差別同英國語與美國語的差別一樣；但是，這兩種幾乎完全相同的語言却用兩種不同字母拼出，一種是拉丁字母，另一種是模仿希臘字母而加以擴大的塞爾爾字母（Cyrillic），在東歐，塞爾維亞、馬其頓、保加利亞以及俄羅斯等用後者，克羅地、斯洛文尼亞以及波蘭、捷克等用前者。戰後，官方認爲這是同一語言的兩個方言，含糊累贅地統稱：「塞爾維克羅地語

。一九五四年開始，由兩邦文化組織共同編纂「塞爾維克羅地語」字典，而編者缺乏熱誠，早已躊躇不前。一九六七年兩邦語言爭執大起，共黨介入，狄托申斥雙方，然而緊張情形至今未已。一九七一年春，克羅地組織宣稱，由於塞爾維亞不合作，聯合字典編纂工作業已停頓（註二）。

吉拉斯說：「在今天沒有理想：把我國連爲一體」，「把這個國家連在一起的唯一東西是狄托的權威：狄托的權威不含有任何理想（註三）」。所以，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不再是一個黨，它是六個共和國的六個黨，各爲自己利益的着想。可以理解，一旦狄托去世將會發生什麼事情。

狄托本人也有見於此，於是從兩方面努力預作準備。他在黨和聯邦政府兩方面設計出一個各地區權力平衡的集體領導以接替他的個人統治。

一九六九年三月南共召開第九次代表大會，會中狄托提出幾項修改組織的建議皆獲通過。原有的十一人執行委員會改爲的十五人執行局，按規定，其分配情形如下：六個共和國各推選兩名高級黨領導人，兩個自治區各舉一名，加上狄托本人。他本人在執行局的地位極爲獨特，一旦他退休或死去，這一職位將不填補；此外，原有的一百五十四個成員的中央委員會全部撤銷；代替者是每年由各共和國等選派代表舉行一個二百八十個成員的黨會議。這些看來似乎是玩弄數字與辭彙的把戲，而其極爲明顯的用意則是：創造一個民族平衡並制之以人口比例的集體領導。

一九七〇年九月狄托開始聯邦政府的改組，他建議把總統的職務改爲爲一個集體領導組織，由各共和國推派二至三個代表組成。

經過半年時間的公開討論，修改憲法的建議獲得進一步的支持；於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南斯拉夫正式公佈了修改草案（註四）。按照草案，南斯拉夫將成立國家主席團以執行國家元首職務。原草案規定，「主席團成員分配是，每一共和國二員，每一自治區一員。主席團成員由各共和國與自治區議會各院聯合會議以全體議員多數議決選定之（註五）」，後來人數雖變動，但原則未變。

然而這一文件並未使塞、克之間的爭執得以平息，就在四月間，雙方黨領導人物發生了公開爭吵。此時，南斯拉夫謠傳，克羅地領導人物與流亡在

西德的克羅地組織勾結，圖藉俄人之助以克羅地獲得獨立。克羅地黨中央委員會指責聯邦某些組織在幫助散佈謠言，企圖破壞正在進行的修憲工作。此時，極可能發生軍事政變，那些愛國份子可能起而維護國家獨立與領土完整。四月廿八日——卅日各共和國領袖在狄托的官邸開了一個會，這個嚴重危機方平息下去。

六月卅日聯邦議會通過了一系列憲法修改方案。七月廿九日按照新憲法產生了國家主席團，以集體領導方式代替原來的總統。國家主席團由各邦推選的廿二個成員組成，加上狄托本人當選主席團主席，共廿三人。這些修改案實際上已使南斯拉夫成爲一個組織鬆懈的聯邦。聯邦政府已把大部份昔日擁有的權力讓與各共和國（或社團），僅保留國防、外交與全面性經濟政策等權限。

同時，聯邦政府還得把舊日控制資本與發動新投資計劃的權力讓給各共和國政府。任何新的投資計劃必須獲得各加盟共和國的批准，否則任何重大經濟計劃無法實施。

雖然如此，南斯拉夫內部政治問題並未獲得圓滿解決。舊矛盾尚未完全消除，新的矛盾業已出現。未來的問題是，如何使很多塞爾維亞人不致因不滿新憲法的安排起而反對南斯拉夫聯邦國家，而且分裂運動極易受外來的，尤其蘇俄陰謀的感應。如果，塞爾維亞知識分子現今的失望演變成公開的不滿，南斯拉夫的前途則是非常可危了。不管其他共和國對塞爾維亞的感情怎樣，南斯拉夫如果失去這擁有全國人口百分之四十強的一邦則將無以繼續存在下去。

此外，吉拉斯也曾表示，廿三人國家主席團是做得太過份了，對南斯拉夫將是害多於益。他寫道：「以一個集體領導主席團代替一個總統將加深而不是減少政府的無能與各盟國首領間的爭執（註六）。」

但是，狄托的親信，南共主席團成員卡德里（Edward Kardelj）說，集體主席團不是解決一切矛盾與問題的魔棒，但它却能加速這些分爭的辯論與解決。「如果主席團不遂行這些宗旨，那就是未曾盡職。這將不僅意味着這個組織面臨危機，而且整個社會也面臨危機。然而，我們的社會並未面臨危機，所以我們沒有理由懷疑，主席團定能在克服社會問題與矛盾方面扮演其積極角色（註七）。」顯然，在卡德里的言論中包涵不少主觀的願望。

事實上，克羅地與聯邦的不和並未因此消除，到十二月中旬，南共召開主席團會議討論狄托所指出的、威脅着南斯拉夫統一的政治、經濟問題。會上，南共中央執行局委員托蘭契（S. Dolanc）說，凡其行爲威脅南斯拉夫統一的人應當離去或被整肅，於是三個來自克羅地的共黨高級領袖辭去職務，包括屈帕羅（M. Tripalo）、南共執行局委員、南斯拉夫國家主席團成員（註八）。目前，這個整肅正在進行中。

※ ※ ※

南斯拉夫所面臨的另一個難題是經濟問題。這個問題是多面的，它包括：（一）高度發展地區與低度開發地區的不平衡，這一點與民族爭執關係極爲密切；（二）通貨的強烈膨脹，近兩年來已使南國人民生活費用提高百分之十一；（三）對外貿易的逆差，例如一九七〇年已達十二億美元，雖然觀光事業與南斯拉夫人民在國外做工已賺回不少外幣，使這個逆差降至三億七千萬，但是這個逆差仍是一個嚴重缺陷。

在南斯拉夫國境內，一方面普遍存在着各民族間的敵視，另一方面，存在着改善生活的欲望。這一欲望在落後的馬其頓、門的內哥羅、以及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山區也同樣存在着。民族偏見之所以產生，其原因之一就是聯邦政府爲了各地區經濟平衡發展所制定的政策。

近年來，百分之廿八的投資用於這些地區（註九），約等於用於斯洛文尼亞的一倍。但是，斯洛文尼亞與克羅地的生產量的增加却大於這些享受較大投資的地區的一倍以上。這些情形難免不引起斯洛文尼亞與克羅地人民的不滿，進而遷怒中央。

通貨膨脹如仍以目前每年百分之十七的速率持續下去而不加以遏制，則現在已經很低的工人階級生活水平將更加壓低，那麼後果就相當嚴重了。如果，社會不滿浪潮一旦起來，那些反對改革的強硬派將獲得新的論據。

一九七〇年年底，聯邦政府採取了比較激烈的措施。首先經過聯邦國會的批准，南斯拉夫實行進口附加稅辦法，十月實施物價暫時凍結及入口管制辦法。一九七一年元月南斯拉夫幣（狄那）貶值，旨在改善觀光事業與出口，同時壓抑外國貨物的進口。

這些辦法都是臨時措施，祇能够在處理前述問題上提供一個喘息的機會。

新憲法的主要目標之一，是擴展各加盟共和國的經濟與政治自治。其後，經濟發展與經濟平衡的責任將落在各共和國的肩上。南北經濟發展差距的接近，大部份責任將由落後共和國負擔；這些共和國可通過聯邦落後地區基金會以貸款方式獲得財力支助。事實上，這些改革乃是中央強制經濟發展與生活水平的平等主義之退却；而發展差距將繼續存在下去。這種做法必然引起黨內一些資深黨員和富有理想的青年不滿。也許，爲了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南斯拉夫不得如此做；而且，這樣一來，或許會刺激落後地區努力迎頭趕上。但是，無論如何這一情勢對南斯拉夫的統一是有損無益的。

※ ※ ※

在國際上，南斯拉夫所執行的「不結盟」戰略，雖然沒有達到在國際政治上建立一個團結一致的第三世界力量目的，但已在國際事務中造成南斯拉夫獨特的地位。最近，它同歐洲共同市場與東歐經濟互助會（註十）皆順利達成貿易談判，去年美國總統訪南，它同中共以及梵蒂岡恢復正常的「外交關係」，今年狄托訪問西方國家等皆使南斯拉夫在國際上的地位愈加顯著。但是，在對外關係中，最感困難的依然是對蘇俄的關係。

有兩個因素使巴爾幹半島在俄共眼中更形重要：一是自一九六七年六月戰爭以來，俄共已在中東地區擴大介入，地中海俄海軍力量亦不斷擴張；另一是中共勢力在巴爾幹的成長。今夏南外長訪匪，遭到華沙公約國的攻擊，八月二日華沙公約國克里米亞會議時，這些攻擊再趨激烈。

俄共集團對南斯拉夫的攻擊與軍事姿態使南國有機會表現其抵抗侵略的決心，今秋南國舉行了大規模的演習以測驗其全民防衛系統。九月底俄共頭子布里茲涅夫訪南，南斯拉夫人曾逼布某放棄「布里茲涅夫主義」，布某則說「有限主權論」是西方捏造出來的，並重申各共產國家有權尋找自己通往馬克斯主義的道路（註十一）。俄南關係似獲改善。但是，人們依然懷疑，俄人會不會在暗地裏促使南斯拉夫的分裂。

一九七一年初，流亡在西歐的克羅地人突然呼籲：在蘇俄的保護下建立獨立的克羅地國家，並暗示事成之後，克羅地將向蘇俄提供戰略空軍與海軍基地以爲報償。在未來，俄共是否會套用印度出兵東巴建立孟加拉國的公式來對付南斯拉夫，是不易斷定的事。

南斯拉夫人民對南斯拉夫聯邦國家忠誠的程度很難判斷。但是，至少知

南斯拉夫的内憂

道其強烈程度不足够遏止內部爭執；然而，在另一方面，如有外國力量試圖利用南國內爭，則很可能促成南斯拉夫各邦捐棄敵意共同對付外來威脅。這樣看來，南斯拉夫未來的命運依賴其週圍形勢的程度甚於其內部的努力。

註一：吉拉斯，「不完善的社會」（中文版），香港，第一二五頁。

註二：「紐約時報」，一九七一年元月廿九日，第八頁。

註三：「先鋒論壇報」，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卅日。

註四：「Borba」, Belgrade 28 Feb. 1971, pp. 5-8A。

註五：「憲法修改草案」（見註四）第三十五條修改案第一條及第十條。

註六：轉引「時代」週刊，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日，第廿頁。

註七：「紐約時報」，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五日第十一頁。

註八：「The Japan Times」, 12 & 14 Dec. 1971。

註九：「布爾格萊特電台」，一九七〇年元月廿四日。

註十：南斯拉夫不是「經互會」會員國。

註十一：「時代」週刊，一九七一年十月四日第一八頁。

（上接第74頁）

巴地斯達（Batusa）獨裁統治爲藉口，突然把暴力加諸人民，而攫取了古巴政權。所以儘管卡斯楚在訪問智利期間掩飾其恐怖的面孔，但仍不能減少智利人民對他的恐懼。

卡斯楚此次訪問智利，對智利的影響當然很大。卡斯楚激起智利左、右兩派羣衆的暴亂，起碼對於亞蘭德主張在合法程序中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情緒受到了傷害。誠然的，右派反對力量對亞蘭德的攻擊所造成的社會騷亂，比起一九七〇年十月智利陸軍司令斯其也地（Schneider）所激發的暴亂事件還要嚴重。因爲右派反對力量的擴大，很可能會迫使亞蘭德放棄合法程序，走向共產主義，而使智利成爲第二個古巴。

智利、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及秘魯等國家，早已倡議美洲國家組織恢復與古巴的關係。所以卡斯楚此行之目的，亦就是要這些國家能主動的破壞一九六四年以來，美洲國家組織通過斷絕與古巴關係的決議。所以今後古巴與拉丁美洲國家間關係的演變，將會使原已動盪不安的拉丁美洲，更增加新的混亂。